



唐人白话绝句 百首英译

1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张智中◎著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100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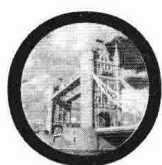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唐人白话绝句 百首英译

1



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张智中◎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人白话绝句百首英译/张智中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118-06557-2

I. ①唐... II. ①张... III. ①唐诗—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I207.22 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6588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½ 字数 15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 (010)68428422

发行邮购: (010)68414474

发行传真: (010)68411535

发行业务: (010)68472764

《唐人白话绝句百首英译》代序

张智中教授是《世界诗人》季刊(混语版)的客座总编,又是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的副主席。他在南开大学读博士学位时写了一本专著,“前言”中说:

“记得 80 年代中期读大学外文系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既然你现在学的是英文,就应该争取把唐诗翻译成英文,把中国诗歌介绍到美国和英国去。’我说:‘唐诗是只能用汉语来读,是不能翻译成英文的;用英文翻译过来的唐诗,其实都已经不再是唐诗了。’这基本上是我在读大学期间对于唐诗英译的看法。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中学起就对唐诗宋词产生了一些兴趣。上大学期间爱逛书店,出于好奇,买了几本古诗词英译之类的书,但刚读三、五首就释手罢读。唐诗宋词韵味醇厚、耐品耐嚼,英译文有的为散体,读后总有一种失落感;有的虽为诗体,却冗长芜杂,读来令人窒息。于是,每次都是刚刚开读,便叹为‘观止’。心想:古诗英译,谁读?此后十余年间,再没有留心过古典诗词英译方面的书。”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深圳一家娱乐公司做翻译,开始游走于英汉之间,纵情于翻译之间。三春四秋,于不觉中度过。其间,深圳书城是我偶得闲暇的常去之地。这里,我惊喜地读到了汉英对照的《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阅读时的状态,用‘如饥似渴’四个字是不能算过分的——一个晚上读完了整整一个译本——仍觉得有点意犹未尽。……此后,我逛书城,心里就

带着明显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寻找许渊冲先生的新的译诗来读。我时常想起杨万里那首不乏幽默的《读诗》：‘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早餐。’许译中国古典诗词，不仅是我的‘早餐’，更常常是我的‘晚餐’。”

这本书的“前言”说明作者对“韵味醇厚”、“耐品耐嚼”的唐诗宋词如何感到兴趣；对不能传达原诗韵味的散体或诗体译文，又如何感到失落；对能够传达诗词情趣的译作，却又“如饥似渴”，一口气读完一本，还觉得“意犹未尽”，简直是把它当成了“早餐”、“晚餐”。从“前言”中可以看出，如果作者自己成了译者，他会如何尽心尽力译出诗词的韵味情趣。现在作者的《唐人白话绝句百首英译》即将出版，我看如果借花献佛，把这两段前言移植过来，作为代序，让读者欣赏作者自备的“早餐”、“晚餐”，岂不一举两得！

许渊冲于北京大学

2009年8月

译白话如白话

——读张智中《唐人白话绝句百首英译》

汉语世界人都爱唐诗，所爱的唐诗多来自《唐诗三百首》等古典诗词选本。中原年轻的诗家张智中教授则在自己丰富的阅读中，于诸多选本之外，发现大量唐诗珍品散落其间，惜未采拾，决计结集并加英译飨世，伟事也，德事也！

智中认为白话绝句的特点是不含典故、语言通俗，甚是；可以看出他为了体现这一特点，做了多方面的宝贵尝试，使他的译诗自然、流畅、朗朗上口。如李白的《萤火》：“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去，定做月边星”，智中的译文（见本书第1页）如果这样读（粗体表示重读音节，斜杠“/”是音步间隔号，下同），我就觉得很美，美在白话味很浓而添诗味，尤其是第三行那元音连用三次却无累赘感，反而给人一种“飞天上去”的美妙感受：

*The **Fire** fly*

Li Bai

The **rain**/ cannot/ **smother**/ your **fire**,
Swept by/ **wind**, the /more **bright**/ you **are**;
If you/ **fly** to /the **sky**/ on **high**,
You'll be **viewed**/ as a **moon**/-side **star**.

作诗要练字，译诗同样需要练字。译诗练字，就是选择能够传达原诗意境的最佳词语。在这方面，智中同样下了很多功夫。

白居易的《微雨夜行》：“漠漠秋云起，稍稍夜寒生。但觉衣裳湿，无点亦无声。”智中用两个带尾音 [i] 的词 Murky and fuzzy 译“漠漠”状“秋云”，用 a touch of 译“稍稍”，都很新鲜；而用三个 with-头的单词译“无点亦无声”更是精彩。请看：

Murky and fuzzy arise autumnal
Clouds; a touch of coldness invades as night
Proceeds. The clothes are wet with moisture,
Without raindrops and without sound, withal. (21 页)

孔绍安的《落叶》(30 页)有“飘零似客心”句，智中以 waft and tumble 译“飘零”，活画出一个天涯沦落者的凄苦之状。苏颋在《将赴益州题小园壁》(39 页)中说自己“春至却辞家”，慨叹家里的“东园树，无人也作花”。智中把“无人”的“人”理解为观赏者，把这一行译为 Without gazers wear many a blossom, 甚是耐人寻味。岑参在《日没贺延碛作》吐露心迹说：“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50 页)。“功名”怎么译？智中把这两行译成：

It is regretful to take such a great pain
To travel from afar for vain fame and gain.

很显然，这里用 fame and gain 译“功名”正是练字的成果，不但传达了原作者的感悟，更是译者的感悟。的确，“悠悠万世，几人不迷”啊！甚至其声韵也足与原词媲美：原词属于叠韵，而 fame and gain 不也是同一个元音 [ei] 在重复吗？又如虞世南的《咏萤》：“的历流光小，飘飘弱翅轻。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58 页)其中的叠韵词“的历”、“飘飘”很美，智中则以英诗的传

统技巧头韵译之,不但很美,更可能给英语读者一种亲切感。原诗短小精悍,白话味很浓,我反复揣摩智中的这首译诗,觉得它可以有多种读法,但是以三、四音步行最能体现其短小精悍、自然流畅的口语特点:

The **glow** /of the **glow**/ worm is **small**,
Whose **wings** /wave **gen**/ tly and /**lightly**.
For **fear** /that **peo**/ ple it / **ignore**,
It **glows** /in the **dark**/ ness, **lonely**.

再如吴融的《情》(103 页)“依依脉脉两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月不长圆花易落,一生惆怅为伊多。”什么是“情”? 诗人在这里运用高超的语言手段把自己的感受描写得细致入微,译好此诗不是易事。但是智中用三个-ing 结尾的现在分词代替原诗的重言,加上一个迟缓的抑扬格词 again 状写“两如何”的“依依脉脉”,用啞音、边音的反复出现传达原诗的细、似、丝音连用,以平行短句对称平行短句,再通过节奏的变化传达心中各种各样的 Feelings,这些练字功夫就使译诗能够像原诗一样打动读者。以下是我对这首译诗的读法:

Feelings

Wu Rong

Lingering, / **yielding**, a/**gain** a/**biding**;
Slim like/ **gossamer**, / **tender** like/ **wavelets**.
The **moon** /**waxes** /to **wane**, /**flowers** /**bloom** to/ **fall**;
For **her**, / **all** my/ **senti**/**mental**/ **feelings**.

清江的《小雪》第一句“落雪临风不厌看”(113 页),其中“不

厌看”耐人寻味，智中译为 a sightly sight 不但译出了“落雪临风”的悦目之意，连原词的叠韵也译出来了，但却看似信手拈来。

译诗成功靠才华，也靠积淀，靠从经典名篇汲取营养。智中也像前辈译家一样，很注意在学习借鉴中创造。例如雍陶的《过南邻花园》(93 页)后两句“春风堪赏还堪恨，才见开花又落花”，智中译为：

As preserver and destroyer,
Spring wind blooms flowers only to fall.

这个译法使人油然想起 P. B. Shelley 名诗 *Ode to the West Wind* 中的句子 Destroyer and preserver; hear, oh, hear! 但 Shelley 说的是西风，雍陶说的是春风，智中则是从积淀中创造性地运用经典名句，使译品倍增诗味。

诗题翻译不简单。有的诗题很长，如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15 页)13 个字，几乎占到正文篇幅的一半，这在原诗中不是问题，因为诗题兼有序文的作用；若是照搬到译诗中就麻烦了，有可能喧宾夺主，分散读者注意力，冲淡欣赏兴趣。智中选择淡化诗题信息的处理方法，画龙点睛地译出其中的中心信息“看山”作为译诗的诗题：A Mountain View，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诗题也译得很含蓄。

我支持译诗民族化，这个“民族化”主要是指译入语的 naturalization。智中译的唐人白话绝句，就是民族化译诗的可贵实践，可喜可贺！智中青春正盛，成果甚丰，但他不满足于已有成就，有更远大的志向。我们期待着他的更多新译新作问世。

王宝童

识于 开封老塘斋

2009 年 8 月

桃红含宿雨，柳绿带春烟

——序张智中《唐人白话绝句百首英译》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这是王维《田园乐（其六）》中的前两句。原为六言，借用在标题中，各删一字为五言，权当是一个起兴。一个“含”字，依然想说明译诗应包含原意，而一个“带”字，却想表达未必不可以添加些许新意的意思。

言归正传。智中毕业几年来，成就斐然，每年都有新的译作问世，尤其是诗歌译作，实为不易。每有新译，必寄我看，而读之多有心得，会心一笑间，人生乐事耳！

近来又说他有唐人绝句百首英译，即将脱稿，待看到书稿，原来绝句之前，还有“白话”二字，表示一不用典，二则清新易读的篇什。而所选百首绝句，多为不常见者，给人以新鲜感；鼠标所点之处，犹如信步画廊，举目所见，皆格调清新，小巧可爱，随处可闻妙语、奇思——无论是原诗还是译诗，都是如此。

说起绝句，其实很难写。难在启承转合，有章法，有意境，不俗气，不虚饰。

例如，下面一首是施肩吾的《夏雨后题青荷兰若》：

僧舍清深竹树新，
初经一雨洗诸尘。
微风忽起吹莲叶，
青玉盘中泻水银。

第一句是初起，表环境，制造氛围，其中的僧舍加深了竹林的脱俗的感觉。第二句是接叙，“一雨”刷新竹林，讲述经历和过

程。第三句则忽然转折,插入新的因素,“微风”乍起吹拂莲叶,事件顿起。第四句是一个极为漂亮的收尾:荷叶田田,倾覆间,露圆珠转,晶莹如水银;泻玉的意境,集中在小小的荷叶上,以小见大,美不胜收。

要翻译这样一首绝句,自然不很容易。相关的因素,大约有以下几点:

(1) 是否要遵循这样一个写作规律和顺序,体现上述启承转合的语义组合规律(例如,在语义上,“竹树”是树吗?“荷叶”又何尝是一般的叶?两者之间,缘何形成一种关系?雨耶?风耶?风雨耶?)。

(2) 一首诗的核心意象是什么,在译为英语时哪些能够保持,哪些需要舍去或改变(例如,雨水是否要用“洗”,是大雨还是小雨?“玉盘”要不要照样移植到英语中,在汉语中时常指的却是月亮。“青玉盘”又怎么译?)。

(3) 汉语律诗韵律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在绝句中简化为二四压韵,第三行独不压韵,是否有助于造成转折的感觉?如果改变韵脚,会向哪个方向导引阅读和欣赏的兴趣?

(4) 在视觉印象或画面的色彩设计上,应采用大红大绿的明显对比(僧舍是否为黄色或别的什么颜色?要否添加一点荷花的红或粉色?),还是统一为清新淡雅的寒色,如青色,碧绿,再加一点透明的“白”色?

(5) 要不要纳入一些英诗的要素,从选词,构句,到折行,谋篇,用韵?能否保持和汉语原有因素的融合无间?当然,是指在古诗新译中能否容纳新鲜的异质因素,或新诗的审美要素?这里的“化”字,是一个止境。

想必这些因素,译者已经有所考虑(当然最好是直接读译文,也不是一定要在一首诗里体现所有的翻译原则和诗学标准)。诚如智中自己所言,他的翻译,基本上遵循了大陆目前诗歌翻译常用的尽量押韵的格局,音节的数目和重音,在每行也有控制。至于跨行译法,却是吸收英文诗歌的排列的手段。这样

一来,这个新出的本子自然有一些新异之处,值得读者一阅。何况正文之外的作者简介和诗歌简评,也可在文本内外补充若干新知以及译者自己的见解,更可悦读者的眼目。

至于如何阅读翻译的诗,其实并无定法。除了可以说一些百人百性,因人而异之类的话之外,大约还应当说在原则上和阅读其他诗歌并无什么不同——只要把译诗单独去读就行。不过,偶然翻检原来写的一些笔记,竟然发现了一些叫作“诗歌翻译批评习见观点与修改做法”的条文,也不缀年月日期,大约觉得有一些三年五年尚能不变的价值在。今不妨抄录如下,权作反面的提示吧:

(1) 坚持诗不可译,译者动辄错。抽象讲道理,根本不涉及作品。

(2) 认为诗意基本可译,但诗味会全失。承认译文达意,但无法改动一字,只是抽象否定。

(3) 以中国诗的意味要求外文译诗,或者相反。坚持逐字死译,但又总觉不妥,无法自圆其说,只有望诗兴叹。

(4) 认为诗歌不能直译,因此将一切与原文字面相同的地方改为别样的说法,才觉得放心。

(5) 以古典诗的思维方式要求现代诗。将白话或口头语一律改为文言书面套语,以显示其诗兴的高雅。

(6) 将一切能勉强凑韵脚的地方都加上韵脚,或依原诗韵脚,或另拟韵脚,或曰顺口、流畅,或曰增强可读性。

(7) 拒绝一切自己未曾见过的语言形式,以不符合译入语言习惯为借口,或以散文标准要求诗。这样,译诗的创造性就可以怀疑了。

(8) 明知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坚持非改不可,认为批评者若不能改一字,则以为没有面子或没尽到责任。

(9) 认为译文虽好,但不可能完美。因此,总要改动一两处,时而显示高明,但也往往更糟。

(10) 认为译文完美无缺,一字不可改。一味赞扬,毫无批

评性意见和个人的美学见解。

以上的批评意见虽然不一定每条都对,但却没有一条是全错(只除了第5条的说法似不适合一般的古体诗的翻译,但也许“白话”的绝句也可适合呢)。即便把每一条做法都用排除法加以否定,仍然未必能找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总比不绕过这些做法,离理想的阅读和修改要近一些吧。

至于是否能有一个判断一首译诗得好的办法,我想也没有。但有这样一个说法,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也许把中国诗译成英文诗的最重要问题是目标语言不能像原始版本那样容纳那么多的歧义以及由此产生的那么多语义的浓缩。这种藏而不露的表达使许多东西变得模糊不清。(《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郦青 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55页)

这是詹姆斯·邓恩的说法,只是译文太过冗长。说到译诗,他自然是说到了点子上:一首好诗应当简洁而含蓄。但一首好的译诗,除了能保持简洁而含蓄的品质外,还应能够透明。所以,译诗之难,不亚于品诗,而品译诗之难,则不亚于给诗下定义。

我们自然不能随便给诗下定义,所以品诗;难以品诗,所以译诗;岂不知,译诗是最难的一种行当。智中有志,所以选择了译诗而不悔。我喜欢他的执著,所以写这篇短文给他,祝贺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成就和高度。

最后,我还要把一首几年前写的诗抄录在这里,送给他,送给至今依然愿意阅读译诗的读者(要是读者有兴趣,也可以翻译一下这首诗,顺便试一下以上的条文是否有效)。

翻译:游泳

你从水下伸出头来
问柳岸上的我

我像吗

或者只顾转身游去
面向另一边的那一个
去讨新欢

你搏击在冰与水的激流中
似蛙，似蛇，似鱼，似鳖
似是，而终非是——

耳边是一片赞扬之声
或者诋毁
凭波光和时光流逝

(2002年6月27日晨
南开大学寓所
读《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

王宏印

2009年8月16日午夜
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小 序

余素爱诗，于中国古典诗词尤甚。阅读中发现，竟有许多清新可人的白话绝句（所谓白话绝句，此指不含典故、语言通俗易懂之篇什），遗憾地散落于常见的古典诗词选本之外，如黄金湮于沙，如珠玉没于田，罕有人知，稀有人评，少有人译。于是，笔者数年前便开始收集此类白话绝句，虽偶尔得一，然集腋成裘，至今竟有百首之多。

而且，这百首绝句仅限于唐人的白话绝句。平心而论，唐代的白话绝句并不少见，如李白之《静夜思》，便是一例。但是，对于此类家喻户晓、妇孺皆诵之篇什佳构，笔者尽量少选，因其多有人选，多有人评，多有人译。选入此书而常见者，只有《回乡偶书》、《春晓》、《登鹳雀楼》等少数杰构。另一选诗原则，是一诗人一诗篇。这样，同一诗人的其他杰作就不能选入。不过，这似乎也不必引以为憾，因为下一个翻译的目标，是此百首小诗之外的《英译唐人绝句 300 首》。

绝句，以体制短小为特色，以言少意丰为旨归。读之，脍炙人口；品之，余味悠长；思之，复四再三。首读新奇之作，不禁拍案叫绝：“绝句”之“绝”，其意果如此乎？原诗叫绝，译诗却难再现。努力有三：其一，尽量押韵，包括尾韵、头韵、完全韵、不完全韵、行内韵等；韵式也不拘一格，交叉韵、随韵、抱韵等均可。其二，每行求得相同数目之音节，或为八个，或为十一个，或为十三个，等数即可。其三，对于英诗之跨行，多有运用，以增进译诗之

英诗味道。其实，此三集一：只为译诗之诗味。结果如何？不禁慨然：都云译者痴，谁解其中味？

绝句既以精悍小巧为著，诗前之序，亦当以简短为上，因曰“小序”。瑜中之瑕，亦或瑕中之瑜，祈方家示我，以求得进步。鄙人乃心存感激焉！

张智中

于绿城七—八书斋

目录 | CONTENTS

- | | | | |
|-----|---------------------------------|-----|----------------|
| 001 | 萤火/The Firefly | 李 白 | Li Bai |
| 003 | 回乡偶书/Returning Home | 贺知章 | He Zhizhang |
| 004 | 春晓/Spring Dawn | 孟浩然 | Meng Haoran |
| 005 | 登鹳雀楼/The Stork Tower | 王之涣 | Wang Zhihuan |
| 006 | 春雪/Spring Snow | 韩 愈 | Han Yu |
| 007 | 瑶瑟怨/Plaints of the Gemmed Harp | 温庭筠 | Wen Tingyun |
| 008 | 采莲曲/Lotus-Plucking Tune | 王昌龄 | Wang Changling |
| 009 | 秋思/Autumn Thoughts | 张籍 | Zhang Ji |
| 010 | 雪/Snow | 罗 隐 | Luo Yin |
| 011 | 诗/ A Poem | 王梵志 | Wang Fanzhi |
| 013 | 吊边人/Condolence for Frontier Men | 沈 彬 | Shen Bin |
| 015 |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A Mountain View | 柳宗元 | Liu Zongyuan |
| 017 | 小松/A Young Pine Tree | 杜荀鹤 | Du Xunhe |
| 018 | 江村即事/Riverside Village Scene | 司空曙 | Si kongshu |
| 019 | 望夫石/Husband-Gazing Stone Statue | 刘禹锡 | Liu Yuxi |